

灯下书

“大哥”和“恩师”

| 吴立群 文 |

2021年3月16日,泰州。
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,给全省各设区市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讲了一件年轻时被前辈“看好”的暖心事。我在现场。

28年前的事了,毕飞宇说起来仿佛就在昨天。那是1993年,离他发表处女作也不过两年,还没有在《钟山》上发表过任何作品。一天,他和《钟山》编辑范小天以及某批评家碰在了一起。范小天希望该批评家为毕飞宇小说写个评论。但是,批评家没有答应——只是说“交个朋友吧”。见状,范当场就说:“我告诉你,今天给你机会了,你不写将来要后悔的。”毕飞宇说,那晚他一直没有睡好。倒不是因为批评家不给他写评论,而是他被范小天这位“文学大哥”感动到了。他说,“一个如此重要的期刊的编辑给我如此巨大的关怀和鼓舞,这是文学大哥在鼓励小兄弟往更高的地方走啊!一下子,他让我对未来产生了特别高的期许。”

之后,每次碰见有编辑热情洋溢地鼓励文学爱好者,毕飞宇就特别感动。他表示,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——他已然表现出特别好的才华,那么,即便完全以单纯的文学之心,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助力,让他产生一个客观的评价,知道自己的能力。毕飞宇说,作家是一个极度自信又极度不自信的混合物——写爽了,牛得很;写不爽,狗屎都不是。很少有年轻人真正了解自己。

毕飞宇说的是心里话。他曾对外界说,“我在少年时候也写作,只不过没有人说我是少年作家,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也不一样。一个人在青春期写作的梦想是非常强盛的,但你有这个梦想不一定能实现。”作为文学道路上的“小小鸟”,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和赞美,无疑是幸运的。毕飞宇就深切感受到了这样的幸运。毕飞宇成名于1995年,公开资料介绍其荣誉时:第一项为“短篇小说《是谁在深夜里说话》获1995年《人民文学》奖”,可见,这是其文学生涯的重要开端。

巧得很,1995年,作为南师大中文系新闻班即将毕业的学生,我曾在南京日报社实习,和毕飞宇在同一个部门。那时候,他并不有名,我也从来没看到过他外出采访,印象最深的,除了伏案写作,就是总见他 and 部主任马龙在聊天。临别时,我给部门里包括毕飞宇在内的各位老师送了一本相册留念,有两位老师回赠了他们的签名著作,但毕飞宇没有,我也压根没往这方面想。那时,他真的就是一名普通记者。2020年底再见毕飞宇时,他已是名满

天下的大作家。

毕飞宇的真诚令人感动,因为他也这样被感动过。同样被感动过并且同样如毕飞宇一样“携”人不倦的,还有我的同乡徐悲鸿。

1916年,上海哈同花园征集“造字圣人”仓颉画像,数月后,收到应征画作百余幅。评选这天,众评委目光被一幅“满身须毛、阔头宽额、脸上重叠四只眼睛”的画像所吸引,作为清末维新派领袖、时人称其为“康圣人”的康有为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想象绝妙,灵气飘逸,劲健神焕,佳为首之。”最后,这幅画被评为头奖。作者徐悲鸿时年21岁,刚从宜兴乡下来到上海,三天两头忍饥挨饿。颁奖这天,康有为对徐悲鸿说:“后生才华横溢,志向远大,前程不可估量。”

当时,康有为极力倡导美术革命,他曾游历欧洲考察美术技法和现况,认为“罗马画为全欧第一”,而“中国画疏浅,远不如之,此亦当变法”,为此,他多次向政府提出应当派出留学生去欧洲,学习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法,为中国所用。在王国维等人的提议和见证下,徐拜康为师。在老师指点下,徐悲鸿开始独创开放、写实的画风,所创四屏国画“马”,以大刀阔斧的浓墨重笔,捕捉瞬间的豪放技法,改变了传统国画线条单一、景物呆滞的画法,得到了康有为的极大赞赏。

1918年初,徐悲鸿带着康有为的信函,赴北京找到同为康门弟子的罗瘿公。罗瘿公在京很有地位,他给教育总长傅增湘写了一封信,请他批准徐悲鸿去法国公费留学。几经周折,徐悲鸿终于得以赴法留学,成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。

康有为与徐悲鸿的忘年师生情谊,一直持续11年。康对徐的关怀爱护之心可谓至深。1927年,康去世前夕,深情地给徐写下画作评语:“精深华妙,隐秀雄奇,独步中国,无以为偶。”

康有为是一位真正的“艺术大哥”。徐悲鸿时时铭记恩师教诲,在艺术上不断探索、勇于创新,做人做事光明磊落、心怀坦白,树立起中国美术界一代先驱的光辉典范。

自从从事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以来,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毕飞宇、徐悲鸿们在文艺道路上矢志追求的故事,也深感“大哥”或“恩师”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。因为“同事”、同乡的特殊关系,我记述下这两个相映成趣的故事,期许有更多的文艺爱好者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,幸运地遇上“大哥”或“恩师”。

片羽

春天寓言

| 汤祥龙 文 |

春雨

春笋出土后,冒出了一个尖尖,不知什么原因,便再也不往上长了。小鸟急了,整天围着春笋乱转,要赶紧想办法帮它一把。可春笋却笑咪咪地望着小鸟,也不说话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一时找不到办法的小鸟,实在忍不住了,问道:“你难道没看到吗,在你旁边的那几棵小树,这几天一股劲地直往上长,怎么就你不长,这是怎么回事呢?”

春笋平静地说:“不用着急,还是等等吧。”

小鸟心想:“有你这么等的吗,我都快被你急死了呀!”

晚上,忽然下起了一场雨。第二天早上,心急的小鸟忽然惊喜地发现,春笋一下长出了好长一段个儿。小鸟这时才意识到,原来春笋在等待的就是这一场春雨。

吴风越雨

春到荆溪

| 王金大 文 |

花

春天,一路快跑,便跃上了树枝头。桃花红似火,柳树垂丝绦,梨花白如雪,海棠花鲜艳。还有自命清高的兰花,等不及司花女神令下,也迫不及待参与进来竞相争艳。

山坡田野,小径大道,田塍阡陌,各色各样的小花,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黄的,或浓妆、或淡抹、或整齐、或零散地抢着宜兴的山山水水、村落宅院,一路走去,都是五彩缤纷的色彩。

民以食为天,宜兴古时曾称荆溪,如今宜兴的田野已少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,视土如命的乡民见缝插针,在零散地块种上油菜,由于给足了土地肥力,油菜花霸气地在田间、地头、河岸、坡地上生机勃勃,随风摇曳。爱凑热闹的蜜蜂,用清晰浑厚的歌喉,吟唱着“采蜜歌”;美丽的蝴蝶围着油菜花儿,比翼双飞舞姿翩翩。连乾隆皇帝看了金灿灿的油菜花也情不自禁写出:“黄萼裳裳绿叶稠,千村欣卜榨新油;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田野草流。”油菜花没有桃花艳丽,没有海棠娇贵,也没有樱花浪漫,更没有兰花俊雅,但它的黄色弥漫了田野,让人精神振奋。

茶

茶树在山坡上,经一场又一场春雨洗涤,沐浴着和煦阳光,在春色里把自己装扮成了盆景。

一垄垄茶树似列队的士兵,昂头挺胸,正接受着游客的检阅。茶树新芽初上,芽小如锥头,几缕春风,几轮春阳,锥头长成钉头,渐分成两月,缀在枝头,嫩黄一片,像新嫁娘,秀色醉人。采茶姑娘满茶园已成过去,现今的茶园里,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妇人,虽少了青春风韵,但依然谈笑风生,运指如飞,茶叶纷纷扬扬落在茶篓里,嫩得透明,绿得发亮。

茶厂里,摊开的茶叶,有一种富足感。经制茶师傅轻揉细搓,文火翻炒,新茶出锅了。新茶泡在杯子里,软茸茸,黄

春燕

一群身着燕尾服的燕子,潇洒地从南方归来,村口的大树挥舞着树枝,大声说道:“报春的使者,欢迎你们!”

领头的春燕听到了,说道:“小草才是报春的使者啊!”

大树低头望望那些小草,不解地说:“瞧它们那副脆弱不堪的样子,怎么可能呢?”

春燕说道:“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它们。”

大树一听这话,不服气了,说:“它们天天就在我的脚下,我能不了解?”

“你只是看到了它们的表面。”春燕说道,“你也许见过狂风吹倒一棵大树,可曾见过狂风击倒一株小草?风只能把它吹向大地的怀抱。正因为它紧靠着大地,它才能最早听到春天的脚步声。所以我认为,只有小草,才是真正的报春使者。”

花

澄澄,翠滴滴,非常好看。

笋

宜兴多竹,有竹就有笋,好笋长在深山野岭、溪涧幽谷,远离城市,远离喧嚣。最早吃到鲜笋的,当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民。自打记事起,笋就深深地融入我的记忆,吃笋是每年雷打不动的,而挖笋成时髦还是近几年的事。

春笋露头,扛着山锄拎着蛇皮袋,发现欲待破土而出的笋尖,扒开隆突的泥土,一支嫩黄色的竹笋映入眼帘,挥动山锄,恰到好处,一支鲜嫩的竹笋被挖了出来。

挖笋算不上技术活,但非常费力气,腰酸背疼是免不了的。现在住在深山竹林里的大多是上了些年纪的人,年轻人去了山外就业,上山挖笋变成了留守老人的专利。

春笋鲜嫩,雪里蕻炒笋片,味道鲜美;碎笋尖焖鸡蛋,香酥可口;咸肉煨笋,人见人爱,特别是那汤汁,让人叫绝。山中原本不怎么起眼的竹笋,身价翻倍往上涨。竹笋大大方方地走进酒楼宾馆,成为餐桌上的座上宾,得益于竹笋的鲜嫩、清脆、醇香的品质;也离不开厨师们高超的厨艺和食客们刻意的粉饰。

笋在历代文人眼里也算得上是极品。李后主:“斜托香腮春笋嫩,为谁和泪倚阑干”,把笋比作小姑娘的脸蛋一样娇嫩;苏东坡被贬谪黄州还吟出: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”,还说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。若要不俗也不瘦,餐餐笋煮肉”这样洒脱幽默的诗话。难怪他好友黄鲁直调侃他:“公如端为苦笋归,明日春衫诚可脱”,为了吃笋你连官服都不要了。最有名的莫过于当过几天七品芝麻官的郑板桥,他一生都在种竹、养竹、写竹、画竹,诗文书画几乎一大半都离不开笋竹,说他竹痴笋痴绝不会过!

竹笋是天赐尤物,山中珍宝,吃腻了生猛海鲜、珍馐美味的时候,去山里尝尝原汁原味的鲜笋,也是人生一大快事,岂不美哉!